

新 文 化 叢 書

西 藏 佛 教 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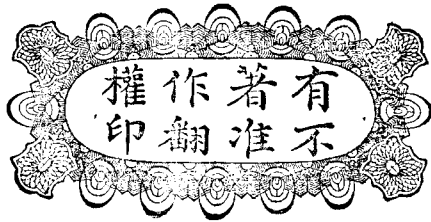
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臨川李翊灼述

西
藏
佛
教
史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印刷
民國二十二年二月發行



總發行所
分發行所

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
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
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
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
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
檳榔嶼吉隆坡檳榔嶼香港新加坡

上海棋盤街

中華書局

(六九四一)

中華書局

印刷者

上海靜安寺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陸費逵

著者

李翊灼

◎ 西藏佛教史(全一冊)

定價銀二角五分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西藏佛教史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引言 | (一) |
| 第一編 總論 | (二) |
| 第一章 佛教與西藏民族之關係 | (三) |
| 第二章 佛教與西藏政治之關係 | (四) |
| 第三章 西藏佛教之究竟觀 | (五) |
| 第一節 過去世之究竟觀 | (五) |
| 第二節 現在之究竟觀 | (七) |
| 第四章 西藏佛教之世界觀 | (七) |
| 第一節 與世界之關係 | (七) |

目錄

二

第二節 與世界各教之比較……………(九)

第二編 史略……………(一〇〇)

第一章 佛教輸入時代……………(一〇〇)

第一節 佛教未輸入以前之西藏宗教……………(一〇〇)

第二節 佛教輸入之因緣……………(一一)

第二章 佛教紹隆時代……………(一一〇)

第一節 西藏佛教二派之紹隆……………(一一〇)

第二節 西藏佛教今日之狀況……………(五五)

第三編 餘論……………(五七)

第一章 西藏佛教之莊嚴……………(五七)

第一節 像法……………(五七)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第二節 | 寺院 | (五九) |
| 第三節 | 經典 | (六五) |
| 第四節 | 法器 | (六五) |
| 第二章 | 西藏佛教之禮節 | (六八) |
| 第三章 | 西藏佛教之教育 | (七一) |
| 贅言 | | (七一) |

西藏佛教史

臨川李翊灼述

引言

環西藏皆極高之山，若喜馬拉雅，若喀喇崑崙，宛延迴合，嶮峻奇特，有不可思議者；故西藏地位，平均高出海面一萬三千五百餘尺，爲世界第一高原。地勢既崇峻，其人民之賦稟，遂因之而亦高尚殊特，其思想志願，遂亦純質深廣，過於他民族。佛教未輸入以前，藏人皆崇奉幽邃渺漠之神靈，奇異變怪之魔術，鈎深致遠，窮幽極微，卽其人富具特性毅力之證也。洎乎佛教輸入，明圓通之顯理，演真實之密事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仰則

彌深，鑽則彌堅，於是醍醐妙味，淪浹於藏人之身心而不可解，乃一變其趣向，盡捨所崇奉而歸於佛矣。是故西藏者，天然之佛教國也。藏人志趣理想之高特，聰慧穎悟之絕倫，苟非佛教無盡之理趣，孰足以資其探討者？其他不完全之宗教，而欲以範圍之，豈可得哉？然世之論西藏佛教之故者，或譏其蒙昧未開，或議其野蠻成俗，或以爲交通不便所致，是皆耳食之論，未足以云西藏佛教之真相也。

西藏佛教，固有極宏富之理趣，而耐人研究者，世人輕其人，小其地，陋其俗，忽其教，於是不能得其真相，至號之爲「秘密國」；其實古迹彰彰，昭如日月，人自不研究之，亦何秘密之有哉？予夙探討佛教，於顯密諸部，胥涉其渙，嘗因以比量西藏之佛教，乃知其宗義高廣，超出常途，有非耳目聰明所能盡

之者。茲所編史，亦聊就耳目所及，略出一班，缺漏疏失，知所不免，讀者因此小蹊，而登大道，益進探其美富之窟，求其不可思議之故，以匡予不逮，是則區區鄙懷之所厚望也。

第一編 總論

第一章 佛教與西藏民族之關係

西藏之民族，世界上最良善，最完全人格，最不可思議之民族也。其性質溫厚，其言行信實，其思想高遠，其身體強悍，其具力也如是；苟不研習佛教，而徒孳孳焉擴張其進取之力，以與世界民族爭衡，或任其意而妄爲，其誰能敵之？幸哉得受佛教之感化，長其仁慈惻隱之性，而革其陰鷲狠戾之習，充其溫厚之質，堅其信實之行，極其高遠之思，正其強悍之用，盡其智慧材力，

而崇奉佛教，以成一雄偉沈厚之「無上教會」，自得其樂，而不屑與世競爭；是則世界之受其福賜者，爲何如哉！藏地之嚴寒高燥，藏人之聰穎強忍，佛教孰能使之安居自樂，而不擾害世界者？則佛教與西藏民族之關係，誠有不可思議者也。

第二章 佛教與西藏政治之關係

西藏人民，既皆聰慧勇健，而其地又復荒寒險阻，則爲政也至不易，寬之則民怠玩而渙散，嚴之則民怨怒而梗逆。散則舉之也難，逆則亂之也速，從而尙刑則愍不畏死，尙武則地不利戰，然則何施而可也？設非佛教輸入，深印於藏人之心，說善惡因果，使祈福德而厭罪苦，示祕密神變，使移邪信而慕正教；演真實之理智，開其高遠之知見；讚慈悲之功德，充其仁愛之心性；

俾其信樂深而妄行息，道德富而嗜欲消者；雖有智勇具備之豪傑，施以機變不測之政令，其何能使之柔順而服從也？是故政治者，以力服人，宗教者，以德服人，政治者制人之力，宗教者制人之心，以不可思議之西藏民族，而能投誠於一嘉木磋，視其喜怒爲喜怒，就其範圍而無違焉，則佛教之於西藏政治，其關係爲何如哉？

第三章 西藏佛教之究竟觀

第一節 過去世之究竟觀

西藏之佛教，所謂「大乘秘密宗」之佛教也。藏人性行既高遠逾於他民族，則非惟小乘自利之派，不足以範圍之；即普通大乘之教，亦且不足以攝化之；故自周赧王世以後，佛教自印度輸入西藏者，皆大乘及「秘密經法」。蓋

唯此相應，他非所宜也。迨蓮花生大士入藏，乃因藏人之根性與舊教習慣，而確定秘密宗之蓮花部法，爲藏人唯一崇奉之宗教。於是藏教之軌式，悉依秘密法而定；以觀自性菩提心爲因；以發救度衆生心，起大悲普濟行，爲根本；以「六字大明真言」等，及蓮華部法，契印，等方便，爲修行之究竟。又旁通羣機，建立蓮華部所攝諸菩薩，諸天鬼神等真言行法，以廣其用，其中施設，有大不可思議者。根機既洽，信行彌真；觀念既專，靈效益著。藏之人乃一掃其崇奉幽靈之積習，而專誠信仰唯心深秘之佛教矣。嗣後宗喀巴繼興，於紅教外別立黃教，亦但改變服式，整飭戒律，提振修驗；其實於蓮花部根本法，未嘗有少更易也。宗喀巴之六世呼畢勒罕而後，西藏佛教乃漸衰微；然依「根本法」修驗而著靈蹟者，猶代不乏人；此則西藏佛教過去時代之

情形也。世人不知其真相，往往卽一事一行，而橫加評議，斯豈足爲定論哉！

第二節 現在之究竟觀

今西藏喇嘛及其人民，雖崇奉蓮華部法如故，而靈異炳著者，已漸不聞，其時習隆汗，而大教亦因之爲隱顯歟？世界日益交通，關塞藩籬日益解撤，當是時也，實爲世界各宗教大比較之日，藏人若不卽此憤起悱發，振作其力，以恢擴自教，西藏之前途，實有岌岌可危之勢矣。

第四章 西藏佛教之世界觀

第一節 與世界之關係

一切唯心，萬物備我，一人之視聽言動，且息息有關係於世界，何況一民族一宗教之大乎？西藏佛教與其民族政治之關係既如彼，進而觀其與世界

之關係，亦有大不可思議，足供碩學之研究者。夫世界大勢，分合成敗，強弱勝負，恆相乘而起，而其樞機，則惟宗教。故古今邦國之欲內實精力，外張權勢，廣侵略之政策，執世界之牛耳者，莫不以宗教爲之前矛，因其進而爲進，蓋以宗教能因民所利而利，如水之浸潤，如香之薰習，能移人情於不覺，能固結人心而使莫之能解，爲國者苟利用之，必事半功倍也。孟子曰：「善政得民財，善教得民心。」民心既得，其民與土與財，將焉往哉？西藏佛教，自元代而還，擴張之力，漸漸推廣，蒙古哈薩克等族，偃然從風，信奉不二，而元明清之政府，亦皆就崇其教，極致護持，以馭蒙藏諸部。近者英俄二國，志懷侵襲，尤力尊崇而思利用。夫西藏魏爾小地，歷朝諸國之兵力，豈猶不足以勝之？而必孳孳假其教力者，誠以教之所至，民心在焉，不得其心，雖盡略其

地，亦終不能使之永安無貳。況西藏教體既極正大，而其根株又極深厚，藏人苟奮發研究而振起之，將來勢力所及，必有不可思議者，豈得以其現時之衰敝，而遂忽視之哉？豪傑之士，視深而慮遠，一夫修德，且不可藐之，況於數百萬最高尚之民族，數千年力固基宏之大教歟！

第二節 與世界各教之比較

然上之關係，即事勢而論，未足以盡其理趣也。今試更就西藏佛教與世界各教之本迹，綜合比較而觀之。

世界各教本迹，條目至繁，勢不能一一詳舉而較，然其綱要，略可判爲二類，所謂宗教之理趣，宗教之形式，是也。

宗教之理趣有二：先判各教之妄，後顯佛教之真；各教之妄者，世界一切宗

教，所秉理趣，不出四句十有六計，要皆迷昧本心，而妄興邪計，因既屬妄，果不能真，計已趣邪，道何得正？佛教則不然，此中義旨，乃至形式比較，其事甚多；演之恐繁，別著爲圖，以示概要。附圖一附圖二

第二編 史略

第一章 佛教輸入時代

第一節 佛教未輸入以前之西藏宗教

西藏古代宗教，名曰「頗母」，其成立時期，及布教軌則，已不可考；其教旨則本諸法皆有句中，諸法皆常之計。因西藏舊俗，以崇拜天地日月星宿雷霆雪雹山川陵谷土石草木禽獸，乃至一切萬物等幽靈巫鬼，祈福禳災爲事。又因藏人探蹟索隱之性，利用魔術咒詛，求禱，或制止雪雹禽蟲諸害，藏

人喜其荒怪而樂其能衛生命也，乃崇拜而篤信之。然其教既無真正名理，又無文獻足徵，故佛教輸入，藏人即知其謬，而立舍棄，慧日麗天，星燈俱闡，况斯螢燭之光，豈復能耀其彩色哉？

第二節 佛教輸入之因緣

佛教輸入西藏，變易其習俗，改移其信仰，至今二千餘年，可謂一大事因緣矣。輸入始末，其詳不可考；姑從闕文之例，掇拾叢殘，搜集記載，略著因緣，以徵教迹。所希智者，因指見月，亦可知西藏佛教之故，非偶然也。

夷考佛教輸入西藏，其因有二：一者，一切人平等，具足菩提心，佛教依菩提心建立，故與藏人相應，而得輸入。二者，藏人崇拜幽靈，索隱探賾，心量高遠，與瑜伽秘密法相應，故佛教蓮華部法，得以輸入也。

至其輸入之緣可考者，亦復有三：當周赧王二年戊申，中印度有烏迪雅納汗者，釋迦族也；爲鄰國敗，東走雪山雅爾贊塘，號雅爾隆氏，始建佛寺於卡伊蘭山麓，是爲佛教輸入之第一緣。

雅爾隆氏之季子，生有異表，衆人愛敬，尊戴爲汗，遂兵靖四方，而王圖伯特，是爲尼雅特博汗。（一作呀乞慄贊普）傳十四世（一作二十六世）至多里隆贊汗（一作陀朶里思顏贊）「當我東晉之時」時有印度僧五人來，汗以爲師。初，汗立前之四十年，嘗有四箱自天而下，人皆不知爲何祥，至是印度五僧，始啓四箱出四物，而依之立四種教法。所謂四者：一，百拜懺悔經，禮拜用蓮花手，依之立懺悔法。二，舍利金塔，依之立供養法。三，六字大明之寶玉刻，（唵嘛呢叭彌吽）依之立持誦法。四，法教軌則，依之立修驗法。

是爲佛教經塔法器僧人入藏之始，是佛教輸入之第二緣。

按此四法，皆秘密宗最要之義。西藏佛教，實依之而成立。世人於此，往往誕其事而忽之，故終不能知藏教之淵源也。今爲略解於左。

第一，百拜懺悔經者，秘密宗蓮華部之根本懺悔法也。故其禮拜契印用蓮華手。夫將爲世間善人，亦必先寡其過，況入秘密宗之佛教乎？寡過之要，莫如懺悔；衆罪如山，一悔卽空；故第一立懺悔法也。

第二，立舍利金塔者，秘密蓮花部根本供養之所依也。佛法身金剛不變，清淨不染，猶如蓮華，而世人障重，不能見之，故寄跡舍利，俾知應化肉身，軀廓所遺，猶金剛妙淨如此，則報法二身，可類知矣。本心堅淨，元如金剛，迷者不知，唯覺能用；見迹悟本，秘義甚深；感本供迹，心通至速；

故第二立供養法也。

第三，六字大明寶玉刻者，秘密蓮華部之根本真言也。言爲心聲，匪言靡入，真言法教，以言迪心，世人不知其故，多生疑慮妄評，今略圖釋，以明其旨。

表照對字聲明大字六(三圖)

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梵 | ॐ ॐ ॐ ॐ ॐ ॐ |
| 藏 | ཨོཾ ཨོཾ ཨོཾ ཨོཾ ཨོཾ ཨོཾ |
| 英 | Om Mani Padme Hum |
| 華 | 唵 嘛 呢 叭 彌 吽(聲) |

此六字具足音，應云唵嘛呢叭吽彌吽，今略音省去唽音也。

釋其義有三：一略，二廣，三總。

略者，多唵字，佛部心；ㄗㄩㄢ 嘛呢，寶部心；ㄗㄗㄨ 叭彌，蓮華部心；ㄙㄨ 吽字，金剛部心；合四部心而成清淨不染如蓮華之事業，卽羯磨部心；此一眞言，總括五部心義，故具五部之功效也。

廣者，ㄅㄨ 字自ㄅ 烏字加ㄨ 空點轉成。ㄅ 烏字義者，一切習氣瀑流不可得；加ㄨ 空點，卽入本有菩提心，度迷河而到覺岸。ㄅ 字，表行者以習氣不可得之身，歸命禮供如來智覺三身，而卽證入本有菩提心也。ㄗㄩㄢ 嘛呢者，如意寶珠。ㄗㄩㄢ 嘛字義，我所執性不可得；息，憍慢而悟體淨。ㄩㄢ 呢字，由ㄩㄢ 拏字加摩多ㄘ 轉成。ㄩㄢ 拏字義，證不可得，除煩惱而知相空。以

呢字門，而知佛我智用無別。以知嘛呢字義故，卽時證入叭彌字門，而知佛我體相無別。以知叭彌字義故，卽時證入吽字門，而知佛我三身不二；同爲一圓滿大菩提心。如此循環往復，持誦思惟，念念不絕，久久心體現前，卽得證入無量法門，成就一切大功德聚也。又叭彌者，蓮華。此真言以叭彌爲咒心，故爲蓮華部之根本真言。

夫真言利益，如其大者，蓋以聲字之體，卽是地，水，火，風，空，五大。五大觸而成音，合而有象，音象具足，詮表義理，卽是聲字。故聲字根源五大，五大根源一心，聲字實相，卽是一心實相。是以真言之用，能以一文而通徹法界，一義而貫攝諸法；能爲十方三世一切教體；良以大菩提心無所不攝也。究竟論之，一心周徧；一切世間諸趣，開口發音，名言文字，

悉是第一實際；但以蓋障之故，衆生不識不知，迷真逐妄，遂使真言悉成妄語；若一覺悟，則一切言音，無非心德所在；真言之益，又何疑哉？

第四，法教軌則者，秘密宗蓮華部之根本修行次第法則也。去除心垢，譬猶磨鏡，不以方便，鏡垢焉除？故法中有四方便：一，發心方便；二，懺戒方便；三，修習方便；四，證入方便；依此方便，則能速疾證菩提心體相，而得其用。故第四立修驗法也。

此四法已該攝秘密義竟，有此因緣，蓮華生大士始依之而立秘密宗，爲西藏唯一之教，是則西藏佛教之因緣，豈偶然哉？

當我隋開皇之時，藏汗曰偏贊索，其次汗曰蘇朗司登，（一作松贊葛木布，一作雙贊思甘普）既嗣位，即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，至印度學梵

文，及佛典歸國後，師梵文字義，製成圖伯特字，又翻出百拜懺悔經，三寶雲經等。其時（唐貞觀十五年頃）蘇朗司登汗，新尙唐文成公主，公主齋來佛像一尊，（此係釋迦佛十二歲爲太子時像，以種種雜寶和合造成，極其端嚴，藏人號爲秋娥臨波，現供於拉薩大照寺內。）佛經多卷；又娶尼波羅王女白利司布爲妃，亦齋來多羅尊像（觀世音菩薩化身）等，汗以二妃皆崇佛，遂建大照寺，小照寺，及補陀落（一作布達拉）宮，於是藏中佛事大備；卽藏人歸佛之基，以益固矣。是爲佛教輸入之第三緣。

因緣和合，無事不辦，自是已後，西藏之情形一變，民俗既革，除慄悍野蠻之惡習，而政治亦秉依慈祥真正之佛教，佛教之入人心，於是乎深矣。故蓮華生上師入藏，因其勢而導以秘密，民心翕然，莫之違者；然則佛教之輸入西

藏，其因緣爲何如哉？

第二章 佛教紹隆時代

第一節 西藏佛教二派之紹隆

甲 紅衣派

子 概論

西藏佛教最初成立宗派而紹隆者，爲紅衣派。此派始祖，卽蓮華生大士；秉釋迦牟尼佛本地法身毗盧遮那如來之密旨，以阿彌陀如來爲部主，聖觀自在菩薩爲本尊，白衣觀自在爲部母，多羅菩薩爲明妃，忿怒鈎菩薩爲部護，依之而修諸法。考其流傳淵源，蓋由金剛薩埵蓮華手菩薩，親受於毗盧遮那，而傳諸龍猛菩薩，龍猛傳諸龍智，龍智傳諸蓮華生，而入於西藏，因緣

和合，宗遂以立世以其徒，法衣皆染紅色，故號爲紅衣派，以別於黃衣派云。紅衣派中，又復有三支派：一者，烏魯江巴派；二者，部輪古巴派；三者，薩迦巴派；皆實行蓮華生所傳修驗法者。理趣形式，並無所別，特由創立流傳之者，異其名耳！

紅衣派外，又有一派名曰甘丹派，始祖爲阿提沙。其派以提倡戒律，尊尙淨行，護持秘密法爲旨，實輔佐紅衣派之進行，而開黃衣派之先河者也。

紅衣派教旨，一依秘密宗蓮華部心義建立，以部主阿彌陀如來所得妙觀察智爲本智；此智從毗盧遮那如來法界體性智流出體，卽菩提心清淨義相，卽菩提心光明義用，卽菩提心覺照義；行者自觀其心本智，清淨，光明，覺照，猶如月輪；與部主所得智無二無別。又觀此心月，卽如蓮華，量周法界；雖

有客塵雲翳，而終皎然香潔，不爲汙流之所垢染；此觀成時，證得蓮華智，成就蓮華身，而盡得部主本尊所得之智；即能於諸濁惡世界煩惱稠林中，救度衆生，普作利益，而無所畏。故此派之旨，依菩提心本具妙智爲因；以哀愍衆生，本有不染之心而不知，妄爲垢濁所汙，誓願度救，還其淨潔，爲根本；而以方便妙觀，證蓮華智，成蓮華身，爲究竟也。

紅衣派之教規，專以護持自他清淨菩提心爲主；故於不信菩提心，不知識菩提心，不發起菩提心，不起大悲度他發菩提心等，懸爲厲禁重戒，不可少犯。其次尊敬三寶之戒，亦極隆重；他則畧焉。蓋以大本不邪，枝末自正，固不必以瑣瑣形式之故，擾亂意念也。

紅衣派修驗之法，大要不外前代所立四法。惟蓮華部含攝種類既廣，其中

修驗諸法，亦各各隨其本尊體相而有差別。（例如根本法中馬頭觀自在法，葉衣觀自在法，白衣觀自在法，多羅觀自在法，準提觀自在法，青頸觀自在法，十一面觀自在法，毗俱知觀自在法等；各各四法運用不同之類，是也。）然雖有差別，而旨趣仍無所異。又諸法，亦復依前六字大明以爲普通根本；故究竟不殊也。

以上概畧，或闕記載，或具專書；略出一班，以爲津逮，然卽此可知紅衣派本法，實最完善而無瑕玷；其致後之衰敝者，蓋由奉行人之不真實；非教法之罪也。

丑 成立期

西藏密教成立，實與中土密教隆興時同，亦緣會之不可思議者也。夷考藏

汗蘇朗司登後第五世（或作第四世）持蘇隴特贊（一作曲結赤松特贊，一作吃栗雙提贊）嗣位，意態雄武，兵力遠被；既尙唐金城公主，（事在唐睿宗景雲元年）乃悔武事，極意隆重佛教；遣僧至印度學習佛經梵語，聘中印度僧素怛囉克西塔來藏宏教，號爲善海大師，旋又聘來薩迦拉必滿（中印度人）錫囉滿（巴市勒人）鄂斯達同麻哈得幹（支那人）等，共譯經典，助揚佛化。是時藏地雪雹爲患，傷生命甚多，汗以爲非大宏密教，不能安謐，乃再度誠命使至北印度，禮請蓮華生上師入藏，開闡密宗，除災利衆。於是西藏秘密佛教，堅固成立之因緣具矣。蓮華生上師者，梵名巴斗特瑪札三不巴斗幹，印度憍賞彌國人也。天資卓越，眞誠果毅，人皆服之；博通三藏，精研毘陀又羅尼教，爲印度大有名之學者；既被藏汗聘，慨

然以行化爲己任。入藏而後，常自行脚，以宣大教。哀藏民之困於幽靈巫鬼，乃施行眞言祛除法，凡一切龍宮虎窟鬼域神區精靈罔象之地，靡不躬入而折化之。嘗至某地，一龍突來現極大身，飛雪雨雹，向師驟擊；師朗誦六字明，而舒掌就之，龍身倏小，降師掌中，宛轉縛着，不得脫離，歸依乞命；師爲頌梵語，少頃，龍乃復其本身而去。自是彼地無雪雹災。又嘗遇厲鬼，極爲獍惡，飛遣兩山，欲以壓師；師忽騰越超出山上，而誦眞言，制伏其鬼，不再爲患。又時，一鬼以種種輪杵利器，乘大雪中，投擲師身，紛如雨霰；師化雪爲湖，鬼倏墜入，力竭將逃，師令湖沸，糜鬼骨肉，又以金剛杵擊傷鬼眼，鬼歸命哀祈，師乃爲說法，縱令向空而去。又時，有幽靈，化爲大白犛牛，誘師乘上而欲害之；師倏昇於空，牛如被縛，鼻脚牽繫，不能動作，久之化爲白衣少年，乞命歸依。

師爲梵音說法，歡喜而去。如斯靈蹟，不可勝述。師既滅除藏地愚難，藏人感德，謹聲雷動，羣皈身命，禮爲大師。師乃因彼舊教，革其不善而獎其善；舊教教徒及巫鬼等，生命有危，皆爲拯救；拯救之已，爲說佛法，令自發心。於是藏人及舊教徒，咸洗心歸誠，仰爲救主；不及三年，秘密佛教，普及藏地；寺塔靈壇，歸然相望。師之神聖之力，爲何如哉？師布教之功既成，乃於拉薩東南三十里地，立僧院名沙母亞史（卽今薩木央寺）；其式三頂，以表三密三部；四面，以表四智四曼；八方，以表八供八印；於中建曼荼羅，傳授秘密蓮華部七百二十佛灌頂大法；兩界（胎藏界、金剛界）入室大弟子，共有二十五人；而以巴古魯哇伊羅迦囉爲之上首，分化藏地，各建壇場，以傳秘密法。藏汗覩其神異靈著，乃益盡力護持；紅衣僧侶，遂彌全藏。師化願既成，將遊他

域，以出發因緣，布告藏地；至期，四方震動；藏人數萬億羣，遠來送別；師乃於首四周，放大光明，遍照十方世界，璀璨奇麗，成衆寶色。俄於寶虛空中，有寶莊嚴車，自然而現，降至師前，迎師以去；羣衆哀號，如喪身命，遂互相要願，事師弟子，而奉行師教焉。

自是而後，西藏佛教之基，遂以大定；舊教徒侶，悉改革歸誠，而無有餘。會又有印度僧毗摩羅密多羅者，將來龍猛菩薩中觀法門，其法爲秘密宗之肝心義；以四無作（非自，非他，非共，非無因）十緣生（如幻，如夢，如陽炎，如鏡象，如影，如乾闥婆城，如浮泡，如水中月，如虛空華，如旋火輪）句；衡量一切法。明一切法，卽假卽空，非假非空，一歸中道；而破妄執根本。藏人得此，乃益信蓮華生上師之法力，爲世界唯一不二之正教。至心崇奉，矢志靡他矣。

藏汗於此時間，亦盡力譯經，結集，助揚法化；躬受三昧耶戒；建寺，以祀毗摩天像。嘗推考藏地究應立何教軌。支那之大乘法歟？龍猛之中觀秘密教歟？抑二者並行之歟？久不能決；乃有印度僧伽摩什羅者，以爲藏人根性高尚，習俗幽曠，非支那普通大乘法所能攝受；又藏人性樂專一，亦不宜二者兼行；精密諦察，當以蓮華生上師所傳龍猛秘密教，及毗摩羅密多羅所將來龍猛中觀法，爲西藏根本正教。汗以爲然；乃明定秘密中道蓮華部法，爲西藏唯一不二之國教；而尊蓮華生上師爲國教之開祖焉。國教既定，經典亦富，文化之昌，亘古無兩；四方學子，聞風負笈來遊，以求自心本具世界最高尚之智識者，相望於道；噫嘻盛矣！

寅 擴張期

將張而弛之，其張力乃益大，斯因緣成壞之定理也。西藏佛教既成立爲國教，而將大擴張之；於是有魔焉，數起而阻撓，以激成藏人精進不退之行，使藏人歷此變已，益洞知佛中觀秘密法門，爲最尊無上，救世之靈藥；憤悻敢發，進行愈堅，卒恢揚擴張，而成不可思議之勢；佳哉魔也！豈非佛教之良佐乎？藏汗持蘇隴特贊之次，有汗曰朗格達磨，甚惡佛教；其所行爲，悉背佛法，藏人廢之，而立其弟訖利囉巴爲汗。（當唐穆宗時）遂盡反朗格達磨所爲，大保護佛教，力宏揚正法。朗格達磨黨忌之，以策謀弑，而復朗格達磨位。朗格達磨維前被廢之故，益惡佛教；芟蕘排斥，不遺餘力；三年之中，毀壞寺塔經像無算；藏人遭此虐主，唯益誠習秘法，以冀轉移，乃突於某夕，有一喇嘛，潛兵衣裏，跨大黑馬，作舞蹈者狀；至拉薩宮門，下馬，爲舞蹈之戲；觀者

贊美：朗格達磨聞而召觀，舞蹈者忽突起奪汗佩劍，刺汗至死，即乘汗衛衆亂時，急趣出，復喇嘛衣，乘其黑馬馳比渡河，則黑馬忽易爲白馬，追者不能辨，乃逸去。朗格達磨既死，佛教遂復興起，藏人感此因緣，信奉益力，追念功德，乃崇祀捨身護教之喇嘛，若聖者焉。

其次汗曰毗囉母吉魯贊，素信佛，有恢揚擴張佛教之志。朗格達磨亂時，棄國而游印度，於迦濕彌羅國西吉摩地，師其高僧阿提沙，精研佛教。朗格達磨死，藏人欽其賢，迎立爲汗，遂將阿提沙歸藏，大隆興佛教。阿提沙懲朗格達磨之難，慮藏人或昧蓮華生上師所傳秘密宗義，不護譏嫌而復召亂也；乃與其高弟部隆者，提倡淨戒，以佐持驗；於拉薩東北，建拉斯吉利寺，演暢其旨；藏人稱之爲甘丹派。（猶云教律合一之派）自是而後，藏教既純，僧

侶益盛，修驗之光明亦日著矣。

後三百餘年，（當南宋高宗時）有尊者曰彌勒累巴；喜馬拉耶山哥烏利三格峯北麓人也。幼喪父母，弱家產悉爲叔父所奪；母忍怨含怒，備極困苦，以撫尊者。少長，母令習秘密法，且使復怨；尊者既備知叔父之不仁，母之受極苦，亦慨然曰：叔所爲，實衆生之公敵也，苟弗去，豈獨吾母受其害哉？乃依所習法而報怨；尊者躬演此慘劇已，悟世無常，哀世濁惡，以爲世間惡法，孰非緣利而起，吾當普救，斷其病根，於是發菩提心，修習苦行，嚴持戒律，精練真言，爲藏人楷範。又善爲詩，每歌一章，衆咸感悟；以音聲爲佛事，潛化甚多；藏人愛敬，稱爲最勝苦行尊者，實阿提沙後一人，而擴張紅教之最有力者也。

西藏佛教既普及，龍蛇混雜，所不能免；僧侶中，精習秘法，道德高尚者有之；假借秘法，不顧道德者有之；然蓮華生上師之教化，既入人心，阿提沙彌勒累巴之護持，亦銘人意；實力內充，勝緣外值；百餘年後，遂乘會而成大擴張之績矣。

初，藏之土波有國師禪怛羅乞答者，精習秘法，具大威德，累葉相傳，皆爲汗師。及十七世曰薩師加哇，功行尤著；其猶子曰馬提得瓦加，生而神靈，數歲薩師加哇授以秘密伽陀三千言，過目成誦，乃盡傳以真言，秘要七歲演法，縱橫無敵；猶不自足，復遍咨名宿，鉤玄索隱，盡通三藏；藏人以爲聖，號之爲發思巴上師。年十五，聞元世祖名德，馳驛詣見，契如水乳。世祖卽位，尊爲帝師，設壇傳法，利濟無算。又受詔依梵文體例，製蒙古字；世祖益加尊信，乃晉

位大寶法王，統攝諸國釋教。上師相諸國人根性，遣弟子及藏中大德隨宜教化。於是西藏紅衣密教，遍行於支那蒙古西伯利亞諸處矣。發思巴寂後，弟子在支那者有曰瞻巴突甘斯旦麻人，亦具神變，年十餘，通諸壇法，靡不精善。尋承師命，至西天竺參禮古達摩室利，習諸部秘典，盡其傳而返。嘗行麻哈葛拉法。元兵克宋，列城望風欵附，皆云見有大黑天神，領衆彌空，故不敢拒，卽麻哈葛拉神力也。自餘靈異，不可勝述。有曰積寧沙羅巴，亦通諸部秘法，初學於金著栗赫，繼乃承事上師，旋又承師命，學闡曼德迦法於上士刺温卜，得其肝髓，神驗既著，乃譯述秘要，以惠後學。有曰達益巴，亦博通顯密，事上師十有三年，盡其體用，後師大士綽思吉玩卜十有九年，極其磨琢，元祖尊爲三藏，建壇行化，宏益滋多。自餘，他處宣教弟子無算，皆不可考云。

當斯時也，紅衣派之威神，因發思巴而大振於世界，凡元疆宇之內，東漸海，西及歐羅巴，南至南洋羣島，北括西伯利亞，莫不有紅衣喇嘛行化之迹；而蒙古及中國內部爲尤甚。巍巍乎，蕩蕩乎，紅衣派之擴張，至是幾莫能名焉矣。

卯 衰敝期

理事循環，無往不復，擴張之極，衰敝繼之。紅衣派既普及藏蒙諸部，乃至中國境內，又旁達印度波斯西伯利亞諸處；區域寥廓，教徒遂雜；或有正爲宏法利生，發明心體而習秘法者；或有爲降伏鬼神怨敵，而習秘法者；或有爲增長勢力，而習秘法者；或有爲求名利恭敬，而習秘法者；或有習秘法未精，自謂通達而傳法行化者；或有習秘法，自謂既得菩提心戒，而不顧其餘事

戒者；或有習秘法不成，別習邪法，妄謂已得秘法者；其因既別，其果即殊，其師既妄，其徒愈謬；再傳而後，益不可問；甚至將毗那夜迦摩里支天闍曼德迦烏樞瑟摩普賢吉祥忿怒明王諸法，違其理教，演爲戲樂；褻慢尊法，愚害世人，違菩提心本具理，背蓮華生上師誠，至於如此！其一蹶而不振也，豈不宜哉！

元中葉而後，降至明代，紅衣派以此因緣，日益衰敝；其間雖亦有秉行正法之喇嘛，若章陽沙加（元至正中）哈立麻（明永樂中入中國頗著靈迹）毗澤思巴同釋迦也，失亦同等；而妄雲深掩，慧日光微，魔身盛強，卒難克復。斯時事業，直無足紀。然天道倚伏，苦爲樂因，人心流轉，窮則返本。紅衣派衰敝既極，大聖宗喀巴乃乘時崛起，改革更始，立黃衣派而大振宗風矣。

乙 黃衣派

子 概論

西藏佛教，近數百年，繼紅衣派而紹隆者，實爲黃衣派。其始祖爲宗喀巴大士；考其淵源所自，蓋亦秉依龍猛所傳阿彌陀如來之蓮華部法；其部主，本尊，部母，明妃，部護等，一同於紅衣派，而無所別。惟以矯正紅衣派因緣，兼依阿提沙之甘丹派，尊重戒律，以立自宗耳。世人以其徒法衣皆黃色，故號爲黃衣派。

黃衣派中大派有二：一曰甘丹派（襲古派名）二曰額爾德巴派（義爲德派）此二派，皆趣尙德行，戒律，真實修驗；理趣形式，無有差別。由此二派又出四小派：一，羯磨巴派，（以羯磨正行爲主）行於尼波羅地；二，部利苦

喇巴派，行於本寺；三、黎古摩巴派，（於修驗外，兼宏支那傳來大乘。）行於部丹古拉里科而司母拉藏支那諸處；四、克而古部達派，（專尙丹珠爾，及般若波羅密教。）諸地皆有也。

黃衣派之大呼畢勒罕有四：一曰達賴，居前藏；二曰班禪額爾德尼，居後藏；三曰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，居蒙古；四曰阿嘉胡圖克圖，居多倫諾爾及中國北京等處；其他小呼畢勒罕甚多，不可勝述。

黃衣派教旨，與紅衣派無所殊異；唯因矯正紅衣派之故，更趨重甘珠爾；嚴持戒律，德行清淨，以真實成就蓮華部淨潔光明本旨。

黃衣派之教規，亦以護持菩提心爲主。唯因世運遞降，習俗愈澆，人民根器，每況益下，本既不正，又不顧末，小節踰閑，終累大德之故，特於秘密根本戒

外，建立護持三業要戒；清淨喇嘛，不得蓄妻，食肉，飲酒；不得隨世俗行其汙行；乃至不得犯於微細小戒。達賴班禪及諸教化喇嘛，皆呼畢勒罕度世以護淨德。又設葛倫卜等，以佐達賴班禪約束僧衆。規制既定，遂將紅衣派末流惡習，一洗滌焉。

黃衣派修驗法，全同紅衣派，無所差別。

世人論黃衣派者，往往謂與紅衣派迥別，其實不然；黃之異於紅者，唯重戒律，易黃衣而已；其他旨趣修驗，一無所殊也。世風日降，無法不敝，黃衣之流亦成弩末；人之不良，豪傑士之不作，豈立法者之罪哉！

丑 成立期

黃衣派之成立，當明中葉，始祖宗喀巴（一作羅卜藏札克巴）者，生於西

藏北境之河母埵（一作甘肅西寧府）「明永樂十五年」幼而神異，慧敏過人；年十四，出家於札什倫布薩迦寺；學蓮華部法，盡得其奧，復入雪山苦行數年，藏人聖之，號爲甲勒瓦。既又學於甘丹派徒，遊歷各地，洞知紅衣派之流弊，而發願改革。以爲術者，助道之行也；道本唯心，心生萬法，心道不立，術將何依？吞刀吐火，移山平海，光影間之幻法耳！應境而用之，亦可有功；若舍心道而一以是爲事，則於世道人心，自度度他爲害無量！豈獨無所補哉？蓮華生大士之立教，首定發菩提心爲唯一不二之宗旨；其他密法，皆助成菩提心之方便耳。後世迷昧，顛之倒之；反以秘密方便爲正行，而置發菩提心於不問；其失本師意旨如是，亦可哀已！善哉阿提沙之立甘丹派也，豈預知末世之有此變歟？於是於大昭寺，與諸弟子講明蓮華生上師宗義，依甘

丹派軌則，立二百五十戒；（是佛教中之一切有部戒也）令行者由戒生定；由定發慧，以自證菩提心實相，而立大本；本末兼該，不偏不倚，以期得秘密之功。能成蓮華之事業，而於蓮華生阿提沙兩大士之本旨無違。當斯時也，藏之智者，亦知紅衣派末流之陋劣；聞宗喀巴改革之風，奮然興起，相率而來歸。宗喀巴以教化既行，徒侶日盛，令染衣黃色，以別於紅。（相傳染衣之時，他色皆不成，獨黃色鮮美，遂用黃色云。）又於拉薩東三十里，建甘丹寺以居僧衆。繼又命弟子甲木慶曲結沙克迦伊喜（一作釋迦也，失亦）建色拉寺於拉薩北十里；札木楊曲結札什巴爾丹，建別蚌寺於拉薩西二十里；分揚法化。不數年間，盡奪紅衣喇嘛說法之席。宗喀巴大士乃依弟子根敦珠巴等勸請，於布拉達宮，昇法王師子之座。懲紅衣派蓄妻傳子嗣位

闡化之汗風，敕大弟子根敦珠巴（達賴喇嘛第一世）六世呼畢勒罕；刻珠尼瑪胃濟弗勒布格爾（班禪額爾德尼第一世）七世呼畢勒罕；其他弟子亦各各呼畢勒罕以度世救人；黃衣派於此始告成功焉。宗喀巴大士本懷既遂，乃於明成化四十年，示現涅槃而反於光明遍照之密嚴世界。

寅 擴張期

一 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

黃衣派之擴張，由於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護持宏揚之所致也。達賴者，蒙古語猶言大海；達賴喇嘛，猶言無上之大海，表其德深廣如海，無所不含納也。夷考達賴之名，始於第三世瑣南嘉木磋受蒙古俺答汗所尊稱；自後乃以此爲定號，並以尊前二代呼畢勒罕者，自在轉生之義；凡

人未除妄念者，皆隨業轉生，不能自在，常轉常迷，而不自知。若已除妄念，證得菩提心體，即不爲業轉，而能自在轉生，隨緣示現，以濟人度世；是名呼畢勒罕也。准宗喀巴大士懸記，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，應至六世而止，今已傳至十三世者，蓋其中第一世至第五世，及第九世，爲真正呼畢勒罕；第六世至第八世第十世至第十三世，皆假名之呼畢勒罕。世教之衰也，莫不由於以僞亂真，豈獨西藏佛教然哉。

達賴喇嘛第一世曰羅倫嘉木磋（原名根敦珠巴）生於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，多里隆贊汗之裔也。世爲藏王，既嗣位，悟救世之道，非明自體本心不可，乃舍汗位出家。初習紅教，數十年，洞知其弊；聞宗喀巴上師闡教之風，乃皈依師事，而從黃教焉。既精秘密法，受宗喀巴上師六世呼畢勒罕度世

之敕，遂嗣法王位，兼攝汗事。建札什倫布寺，以授徒宏法；藏人愛敬尊信，號之爲羅倫嘉木磋。於成化十二年丙申示寂。

第二世曰根敦嘉木磋，明成化十二年生於後藏。靈異既著，乃於札什倫布寺嗣法王位，統治藏事；繼又從藏人請，移居拉薩之別蚌寺。名德愈隆，威神益顯，入室弟子，幾不能容；遂就別蚌寺側，復創一寺曰兜率宮。（一名羣可爾汪寺）以爲新學喇嘛研教之地。自是，喇嘛精通秘密蓮華部法者無算；教化既行，活佛根敦嘉木磋之名，遂聞於上國。明正德中，武宗遣使率將士千人迎之，根敦不欲往，藏人匿焉；明使脅以兵力，卒無功而返。時武宗已崩，世宗卽位，盡逐藏僧，而崇道教，藏人乃益服根敦嘉木磋之前知，愈加敬禮。

第三世曰瑣南嘉木磋，（一作索諾木嘉木磋，一作瑣南加錯，一作瑣南堅

錯)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生於前藏。智慧道德，靡不圓通；藏人及青海河套諸蒙古部，皆嚮服之。蒙古汗俺答尤加尊信。明萬歷七年，俺答躬入藏，迎瑣南；道優瓦刺，爲所敗；歸次青海，建仰華寺以居瑣南；大會諸部，謀報瓦刺；瑣南止之，且戒以勿好殺；俺答亦勸瑣南通中國；遂自甘州遺書張居正，自稱釋迦牟尼；居正以聞，神宗命通使焉。瑣南入蒙古，益宏大法教，顯揚密德。初及境，俺答率臣民迎之；瑣南爲現四臂觀音像；明日，又於所履石上現六字明；蒙人觀者，悉起淨信。旣而俺答以足疾，殺馬取治；空中忽現白色人，如瑣南像，謂曰：爾何得作此惡業；俺答大懼；乃從阿里克喇嘛教，日持六字明百八遍以爲懺。又時，俺答汗子死；其母哈屯莫倫，依蒙古俗，爲殺百童子百駝駒殉葬；以此業緣，其母尋死，墮於鬼身，日日纏擾俺答乞救；瑣南乃依秘

法，爲修三角護摩鑪，如法持誦，而以哈屯莫倫骨殖焚於爐內，將焚之際，衆見一蛇形異蝎鑽入尸衣昂首領外，瑣南爲誦真言，蝎卽點頭三次，寂然不動，瑣南又爲作三世佛大供，供畢，焚屍及蝎，其味臭穢，人不能近，衆咸見爐烟忽化白光一道，旋繞昇空，變爲童子，合掌而去，自是蒙人益加誠服，而殺駝馬殉葬之惡習，不戒而革矣。俺答感其化，令蒙人皆奉佛教，持戒，誦經，月齋三日，禁止殺生漁獵，而上瑣南尊號爲瓦齊爾達喇賴，又依其教，立十善福德政，凡出家人違教娶妻，在家人違教殺生者，皆罪以黑烟塗面等罰。蒙古佛教，於是復大振。又時，瑣南以俺答請，於尼浴木塔拉地，造彌勒佛像，先遣班禪索納木札克巴、小胡圖克圖往，戒以到卽入馬頭明王定，三日或七日，彼土神將獻所藏物，小胡圖克圖如教，入定三日，忽一白衣少年，白袈裟，

掛白數珠，出禮小胡圖克圖訖；跪白瓦齊爾（即瑣南之號）前命藏物之因，今當如命呈出，云云；明日，果一衆寶莊嚴之馬鞍自然而出；小胡圖克圖乃築像臺，甫就，而瑣南至；初，有一托音齊（蒙古喇嘛弟子之稱）以瑣南像贈薩木達汗之父；汗父取而擲諸地；即夢有黑衣人，以水晶刀刺其心；次日，諸竅流血而死；薩木達汗悔懼，疾以精金寶玉等獻諸瑣南，乞爲造像懺父之罪；瑣南許之；汗乃大喜；至是，瑣南以其金玉，并土神所出之衆寶，和合造成大悲彌勒佛像，躬自開光；天花如雨，異香普聞；奇祥靈瑞，不可勝紀。又時，有術士博訥木則者，屢以術害瑣南而不得；一日，忽來稽首請罪，曰：我以術死九十七人，獨達賴三次不傷；我知罪矣；我死必墮三惡道；今願於觀自在菩薩前，懺悔歸依，乞爲授戒，并示以道路；瑣南如其願；逾七日，果死；瑣南

爲引入菩薩道焉。其他種靈蹟，不勝紀錄。俺答死，蒙古右翼迎瑣南，瑣南允之；途次明甘肅，其長官進獻供養時，香烟忽結成一壽字，撥之不散，衆咸驚異；明人因求法，瑣南爲授灌頂，且以經文傳之；既而寧夏等處長官悉來禮供；瑣南於大衆中，現身爲白色四臂之像，一面，二手合掌，二手左執青蓮花，右持水晶數珠，結跏趺坐，相好具足，莊嚴璀璨，放五色光，徹照十方，大衆益敬信焉。自是遍於伊可錫巴爾博碩克圖十二圖，默持喀爾喀等地，宏傳灌頂密教；度化無算。萬曆十五年，察哈爾圖們汗來迎；瑣南謂使者曰：明歲上半年或可往，遲則不暇矣；衆皆不喻；使者阿穆岱獨知之；乃授以灌頂法。萬曆十六年戊子，明神宗遣使以千人厚禮來迎；瑣南謂使者曰：余極欲前往，柰大力汗之使已先到，今將往他處宏法利濟矣。至三月十六日，瑣南會集

大衆，及兩國使者，告誡畢，即入極樂通慧神變三昧，泊然而寂。荼毗之時，頂現觀自在菩薩像；復於像頂現藥王佛像，慈悲慧眼，明照四方；衆人感動，傾心皈依。當是時也，紅衣派中諸大喇嘛，亦皆承事恐後；黃衣派之聲威，遍於蒙藏支那諸部；東西數萬里，熬茶膜拜，不辭跋涉；諸王部長，莫不稟教行政，不復自施號令於戲！可謂盛矣！

第四世曰雲丹嘉木磋（一作蘊丹札木素）明萬曆十七年己丑，生於蒙古圖克隆汗族敬格爾家，爲第四子；年十四，入藏；從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班禪出家，受戒，精通秘密；即於藏地隨地行化；一時，隴地（譯音）某寺，以銅范金造一彌勒佛像；莊嚴完美，極盡神妙；方欲開光，像首忽然傾斜；衆皆不能正；適雲丹達賴至，禮像畢，畧加省視；曰：像首上對寺脊內，有一得道喇

嘛屍像首避之，故傾斜也；即令人登脊察視，果有人屍，取棄諸江。雲丹乃爲像散花，開光，像首即時復正。衆見此瑞，咸生淨信。自是廣建法幢，宗風大闡，靈蹟昭著，名稱普聞。蒙古汗又欲迎入蒙部教化，藏汗不願，乃議別設一坐床掌教喇嘛於蒙古。公選得年十三，著靈異之津巴札木蘇以往。津巴生於萬歷二十年壬辰，十三歲，被選至蒙古爲掌教喇嘛。靈蹟種種，蒙人極信服之。雲丹達賴更錫以大慈邁達里胡圖克圖之號。邁達里至清順治九年辛卯始入寂，年六十矣。蒙人大悅。雲丹在藏化緣既周，乃於萬歷四十四年丙辰，示現入寂。

第五世曰羅卜藏嘉木磋，（一作阿旺羅卜藏札木素，一作羅卜藏嘉穆錯。）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四月八日，生於薩斯迦達克博地崇結薩爾合王

家。博克達班禪知之；（即綽爾濟嘉勒參）六歲，博克達至其家；羅卜藏見之，即曰：巴克什班禪，爾來何遲也；即相與講論秘密奧義，聞者駭訝；遂從班禪出家，受戒十歲，以圖巴克洪台吉及蒙古掌教嘛嘛等誠請，往授消災吉祥之六臂者吉羅（梵語，此云如意輪）觀自在灌頂法；即爲衆現六臂觀自在身，微妙嚴好，光明照徹；衆心歡悅，信爲觀世音化身。二十二歲丁丑，與班禪額爾德尼，備書，遣伊拉固克散胡圖克圖至盛京，進統一天下瑞兆，及方物，於清；且命伊拉固克散就地宏傳如意輪灌頂教；遂大啟盛京諸地人民之信。（時號伊拉固克散爲巴克什喇嘛）清順治元年壬辰，羅卜藏達賴始應聘至京，居於黃寺，講演秘法。癸巳，歸藏。康熙二十一年壬戌，入於涅槃。當斯時也，紅衣派愈微；黃衣派擴張至極，亦將有亢龍之悔；故五世達賴

示寂後，卽暫不出世，以俟化緣；其世稱之第六輩羅卜藏林泌養洋，第七輩噶爾藏，第八輩丹巴旺舒克札木巴勒，或爲第巴私立，或爲小呼畢勒罕蒙冒；皆非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。清高宗於是乃有金奔巴瓶之制，豈得已哉！

第六世（世稱第九世）達賴喇嘛，名不詳；清嘉慶十年乙丑二月朔，生於旬麻；爲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，生而自知身爲五世達賴喇嘛；以前五世達賴所用鈴杵等物示之，一見卽識，大衆於是傾心信奉；班禪額爾德尼亦歡喜禮敬；清駐藏大臣玉寧見此瑞應，乃奏請認爲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，不必用金奔巴瓶故事；清仁宗允之，并頒以鈴杵念珠無量壽佛等；坐床後，靈異昭著；蒙藏歸心；然黃衣派至是，淪浹旣深，擴張事畢，故一期圓滿，

慧日潛輝矣！

二 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

班禪額爾德尼，猶言智學之如意珠，亦表其德深廣之稱也。准宗喀巴大士懸記：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，七世而止；今考班禪傳系，一燈相續，不同達賴之以僞亂真；豈其教權既輕，魔亦輕視之歟！然以教權不足之故，其事亦多不可考矣！畧識如左，以俟博學智者。

第一世曰刻珠尼瑪胃濟勒布格爾，明正統十年乙丑，生於後藏訥兌隆董
[驚地]；從宗喀巴大士出家；得法後，與達賴第一世共受囑呼畢勒罕度世，共
興黃教；其所爲常佐達賴，故事先聞焉；明宏治十一年戊午，入寂，壽五十四。
第二世曰珠拜旺曲索諾胃濟朗布，生於後藏茹臧札木溫薩地；事不可考。

第三世曰結珠拜旺曲羅卜藏敦玉珠巴，明宏治十八年乙丑，生於拉魁溫薩地；事不可考；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入寂，壽六十一。

第四世曰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，明隆慶元年丁卯，生於中印度連竹甲爾；甚著神異；萬歷二十三年，蒙古土默特汗侵西藏，嘉勒參班禪適居札什倫布寺；忽有所感，卽策馬至兩軍間；兩軍頓息仇怨，欣然解甲。自是威望大隆；藏蒙尊信，號之爲博克達，而從受金剛如意珠輪秘密灌頂法者，無算。清崇德七年，與達賴第五世，共遣使至盛京；自是嘗命使往焉。康熙元年壬寅入寂，壽九十六。

第五世曰羅卜藏伊喜巴勒桑布，康熙二年癸卯，生於宗托布甲隊倉地，事不可考。乾隆二年丁巳示寂，壽七十五。

第六世曰哲布宗洛布藏巴勒桑布，乾隆三年戊午，生於臧野茹嚮札喜孜地。四十五年庚子，來京；高宗爲建須彌福壽寺於熱河，以館之；嗣又令於西黃寺講經。十一月，示寂於京師，壽四十三。

第七世曰羅卜藏巴勒丹白尼馬邵拉木結，乾隆四十七年壬寅，生於後藏巴浪吉雄；事不可考。

卯 衰敝期

黃衣派以達賴班禪共呼畢勒罕護持宏揚之故，致大擴張；其威神所及，雖不如紅衣派盛時之廣普，而其實力，則已駸駸乎駕而上之矣。世運變遷，成壞相續；黃衣末流之衰敝，亦復不遜紅衣；而考其因緣，則間有少異者。蓋紅衣以無戒律護持，致重密法而妄作；黃衣則尊尙戒律而偏輕修驗，致密法

既荒，戒律亦復不真實也。然此但表異，害實維均；加之餘種私利因緣，如出一轍。真人不作，心教不明，其欲常保昌盛，豈可得哉！

達賴班禪之呼畢勒罕既止，藏人乃恃金奔巴瓶假定之達賴班禪以爲藏主。凡非聖侶，神驗既杳，法戒亦弛。當達賴第十世（世稱云爾）時，藏中尙有諸小胡圖克圖之呼畢勒罕，助揚教化；十一世後，小胡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亦少；於是藏人之真實修驗者，漸無所聞。秘密蓮華之教，竟將淪胥以亡耶？抑更有豪傑之士，繼蓮華生宗喀巴兩大士之武，而振興之耶？

第二節 西藏佛教今日之狀況

甲 紅黃兩派之現勢

今日之西藏，久非昔日之西藏矣！交通漸便，門戶洞開；遂使無智藏人，內厭

故常而失其所守，外慕新異而貪有所得，棄如意之寶珠，羨糞壤之瓦礫；前途渺渺，後患茫茫！觀二派之現狀，能無恫歎？

紅衣派於西藏中雖已極微，而於蒙古青海諸部落則尙彌布。然蓮華大法，通達者幾無有聞；所謂靈驗者，特吞刀吐火厭勝咒詛之術而已！黃衣派衰敝未久，僧徒尙遍布於藏蒙中國各處。然其所善，亦僅誦經代人祈禱；考其能正修行，精研蓮華大法者，亦無聞焉！夫以秘密無上之教，其末流至於如此，是豈蓮華生宗喀巴兩大士始願之所及哉？

乙 外來諸教之侵入

物已自腐，蟲必生之。內教之不修明，而欲外教之不侵入，豈可得歟？紅黃兩派，既衰敝如此；於是天方希臘耶穌羅馬諸教，皆浸淫傳輸欲一染指。藏人

若不速疾奮興，紹明自教；將來外教雜入，則衆寶莊嚴之寺宇，或廢爲榛菅；清淨高尚之人民，或淪爲胥役，哀孰甚焉！

第三編 餘論

第一章 西藏佛教之莊嚴

第一節 像法

西藏佛教者，實一富有精神具足形式之佛教也。蓮華生上師之開基，宗喀巴大士之改革，乃至兩派徒侶之修持，其精神圓滿，固已不可思議；而進觀其像法等形式之莊嚴，尤有足令人驚嘆者！畧識於此，或亦研究西藏佛教者之助歟？

西藏像法，純乎秘密宗之像法也。秘密宗主旨：即事而真；以相顯體；像兼事

相，故尤重焉。灌頂修持，必先造像；或塑，或畫，極盡莊嚴。其法：首結壇場；次嚴三事；選材必審；擇技必精；然後三密加持，四事供養，眞言裝藏，秘印開光；直披行者之心，契入本尊之體；以是妙像功成，總持業就，或放光動地，或鼓樂雨華；聞見得福，利益無量。良由法身妙好，不離色心相應；影像莊嚴，豈出眞如一界；寄體於相；卽性成身；神變不測，又何異乎！

西藏現在供養之像：若大昭寺之釋迦佛像，十一面觀自在像，（蘇朗司登汗時所建。相傳，汗聞空中聲，乃積種種良材，和合珍寶，請涅泊爾技師造塑成像；卽放光普照，現種種瑞，至今猶靈應如響云。）提俄美幾八神像，（極靈應）等；餘寺之金剛手文殊普賢觀音勢至彌勒諸佛，八供四攝諸明王尊天等像；皆具足莊嚴，神采赫奕，天工化匠，極巧盡妍；足起瞻禮之誠，尤爲

模型之最。其像或金，或銅，或種種寶，或香木，或香泥，各質皆備；其量大小亦種種不等；而莫不依於量度定軌，位置適宜。至其畫像，尤多精妙入神，不可思議者。像法之海，觀止也已！

第二節 寺院

西藏寺院形式，皆模範印度；雕石，鏤金，鬼工，神運；堂煌壯麗，輪奐巍然。西藏著名大寺，凡三千餘；尋常寺院，不可勝計；招提，蘭若，無地無之。佛國之名，誠不虛謬！茲就重要寺院，略舉如左，以備參考：

市達拉宮者，達賴喇嘛之宮也。在拉薩。（建於蘇朗司登汗，而第一世達賴重修之。）平地一峯，高約二里；緣山築高樓十三層，盤磴而升；中間，金殿三座；殿前，金塔五座；光彩奪目，輝映照耀；西殿爲喇嘛坐床處；有宗喀巴手足

印，日久不化；金殿中，有達賴獅子座；其間嚴飾，備極精美；壁間，畫有毗盧遮那佛觀自在菩薩等，神通圖；廊，有宗喀巴改興佛教犯難種種之圖；均極妙麗。

大昭寺（藏名老木郎）在拉薩（建於蘇朗司登汗，以唐公主尼波羅王女謂此藏地之心，是爲海眼；須將海眼填塞，上修寺宇，如蓮華形，並將四周風脈更正，如八寶聯絡，始得吉祥。汗乃依言，興工將海子四面，用石填砌；海眼中，忽然起五色霞光，現出石塔三層；汗令以石拋擊，然後用木掩蓋；其空隙處，鎔銅淋滿。海子既平，乃造寺焉。汗又祝於佛：欲將邪氣鎮壓；遂在昌諸銷羅倫提堆陽四處之接連地脈上，築寺一百八座以環之；大昭寺乃成。）坐東向西，高樓四層；上有金殿五座，欄干殿宇，皆銅質溜金；宏廠壯麗，煥然

奪目中殿，供釋迦牟尼佛像（卽唐公主齋來者）左廊，有蘇朗司登汗唐公主尼波羅女王塑像；其餘菩薩像，約萬餘；又有吧拉瑪像（一種累子天王，俗云唐公主化身也）威靈顯赫，藏人敬畏之。寺內藏古代軍器，甚多，門外，有唐番和盟碑，碑側，有唐時古柳二株，老幹蟠屈，宛若龍虬。

小昭寺（藏名老木契）在大昭北半里許（唐公主悲思中國，蘇朗司登汗爲造此寺）坐西向東，樓高三層，上有金殿一座，殿內供多羅尊（卽尼波羅王女齋來者）釋迦牟尼佛彌勒佛像等；或言像內，有唐公主肉身座，上書默寂能仁四字者，是也。

沙母亞史寺（一作桑鳶寺，一作薩木秧寺）在拉薩東，約二日程（蓮華生大士所建）其式，仿甲噶爾之阿蘭達蘇里寺；三頂，四面，八方，以象秘密

三味耶形；寺中，喇嘛甚多；達賴每歲於此講經一次。

多爾濟札古寺，在沙母亞史寺附近，札津宗山之巔；中有洞，高二千餘丈；燃火梯木而上；洞內，有石蓮華佛座；座前，石几几上，有盒；盒內，有白土，可食，味如糝粳，次日復生；座後，有大海，惡人至此必墮；藏人甚畏敬之云。

甘丹寺，在拉薩東五十里；宗喀巴大士所建；先是宗喀巴在大昭寺說法，喇嘛日衆；求別立寺；宗喀巴乃命造此寺，以表振興甘丹派。形勢，與布達拉同；經樓，佛殿，莊嚴華麗，與大小昭等；經堂內，塑桑堆（卽愛染明王等雙身像，俗名陰陽佛）；德木楚克（俗名安樂佛）；多爾影佛像等；又有彌勒佛像，宗喀巴於此前示寂云。

色拉寺，（俗名黃金寺）在拉薩北十里色拉山（宗喀巴弟子沙克迦伊

喜所建；沙克迦伊喜先習紅教；嘗入明爲上師；歸藏；師事宗喀巴；旋奉師命；於此建寺；住持佛法。因山勢建築；層樓；礪房；參差高聳；中有金殿三座；像皆檀香雕刻；（此香自中國攜至）有鐵跋折羅（卽金剛杵）一枚；長近二尺；一端如三稜鍋；一端鑄成人頭形；相傳造寺時；此杵自西天竺飛來；故藏人尊敬；歲一禮供云。

別蚌寺（一作布賴蚌寺）在拉薩西二十里；（宗喀巴弟子札什巴爾丹所建）札什巴爾丹在攝烏；夢神告以此地宜修寺；賜爾五千徒衆；並賜以無量山泉；覺告宗喀巴；宗喀巴卽命如夢修建；適有攝烏富民三人布施其地；兼以資助修；乃不日而成焉。依山建築；層樓周布；金殿三座；又有達賴避暑園林一所；達賴每年至此講經一次；凡藏衛蒙古各地；初出世之呼畢勒

罕及大小喇嘛等，皆須於此學經。

木鹿寺，在拉薩大昭北小昭東，樓高四層，宏敞壯麗，經殿，佛像，亦極嚴整；藏僧習經之所也。寺西，有經園，刊寫三藏經文，頒布各地。

菊葛木寺，（俗名菊岡寺。）在拉薩；毗連木鹿寺經園；蒙古僧習經之所也。

札什倫布寺，（一名仍仲甯翁結巴寺。）在拉薩西南，約八日程；後藏之首府也。（達賴第一世所建。）寺，背山臨河，殿宇宏敞，佛像莊嚴，爲班禪額爾德尼坐床之所；凡賴嘛學經成者，必至此受戒。

薩迦寺，在札什倫布寺西南；（發思巴弟子昆貢確嘉卜所建；初，確嘉卜愛此山風脈佳勝，欲建寺；地主降雄岡喇哇等三人，卽以此地布施；乃成此寺。）宗喀巴大士出家之處也。寺甚壯麗；寺中藏儲梵藏各文經典，及古近圖

書，異常浩瀚；藏人名爲大圖書館云。

第三節 經典

西藏佛教經典，分二大部：一曰，甘珠爾；（猶言戒藏）凡顯密經法戒律儀軌，皆入之。二曰，丹珠爾；凡解釋文義各種典籍，皆入之。甘珠爾中，復分七類：一，佛頂；二，般若；三，寶積；四，涅槃；五，戒律；六，密乘儀軌；七，咀特羅。丹珠爾中，亦二類：一，經；二，咀特羅。凡經典文字，以藏文爲主；密乘真言，則兼用梵字。其流通者，有寫本刊本二種式，則並仿印度貝葉經體也。

第四節 法器

西藏佛教法器，其式悉仿印度；爲類有六：一，禮敬用法器；二，稱讚用法器；三，供養用法器；四，持驗用法器；五，護摩用法器；六，勸導用法器。

禮敬之法器，若袈裟（與中國者不同，式如縛帛之方單，著時，卽纏身而露其右肩也）；掛珠（有菩提子，金剛子，蓮子，水晶，珍珠，珊瑚，琥珀，瑪瑙，玻璃，青金，白金，木穗子，人頭骨，等類；作法時，用掛於項）；哈達（絹布爲之，形長方，上尊者必以此表敬意）等。

稱讚用之法器，若鐘（大小各式）；鐸（金舌木舌二種）；鼓（有大鼓，腰鼓，羯鼓，銅鼓，等）；鈴（大小種種）；鐃鈸（大爲鐃，小爲鈸）；箏，（式同笛）；骨笛（人骨爲之）；六弦琴（式如阮咸而較長也）等。

供養用之器，若香鑪（種種式皆有）；鐙台（各種）；水盂（各種）；供獻器（瓶，盤，盆，鉢，盃，盃，等種種）；幢（有羽毛，寶，金，絲絹，諸種；式如旌節）；旛（長短大小各種；式如船用風旂）；華蓋（式有種種）；瓔珞（在頭曰瓔，

在身曰珞；種種寶爲之。）花鬘（長圓圈條，種種諸類；花寶爲之。）花籠（金銀竹木等絲爲之，以盛花；有種種式）等。

持驗用之器，若曼荼羅（壇也；方圓三角三種；形式隨法，種種不同。）念珠（與掛珠同，而較小；掛珠皆百零八粒；念珠則有百零八粒，千八十粒，二種亦各隨其類爲用。）拔折囉（卽金剛杵；有一股，三股，五股，金寶，香木，之別。）杵鈴（亦有一股，三股，五股，之別。）者吉囉（輪也；其式甚多。）鼓（有大鼓，雞婁，二種。）引磬（與中國式同。）木魚（與中國式同。）灌頂壺（灌頂時用之秘密水壺；其式亦種種不等）等。

勸導用之器，若摩尼輪（形如桶；中貫以軸；手拄而旋之；桶上鐫六字明。）祈禱筒（式如摩尼輪而大；用風或水或器械而旋轉之。）祈禱壁（金木

板鐫六字明，掛之壁。祈禱幢，（幢上寫六字明，以竿揭之屋頂。）祈禱石，（石上鐫六字明，置山麓或途中。）等。藏中法器極多，不可勝紀；畧出一班，以資參考。

第二章 西藏佛教之禮節

西藏佛教禮懺供養諸大軌則，皆准密宗法制；毋庸贅述。茲就尋常禮節之要重者，畧紀數端，以資研究：

一、謁見禮節；藏人凡見長於己者，則以右手自額上外指，而誦六字明三度。若謁達賴班禪，則脫冠合掌，伸其舌於外，（相傳舌能覆面門者，其人累世誠信不欺；今出其舌，卽自表其誠信之量，示不欺也。）頂禮三度，乃垂手聚足，屏息鞠躬，趨至達賴前而受其摩頂。

一、婚慶禮節；藏人婚娶，必招喇嘛禮誦祈禱；婚禮既成，夫婦相率至大喇嘛寺熬茶祈福；女子見喇嘛時，必以糖和乳茶塗面；否則科以大不敬罪。凡藏人有吉慶事，皆必禮供喇嘛；一以報恩，一以祈福也。

一、喪葬禮節；藏人病，即招喇嘛誦經；或集童男女唱佛歌；以祛病魔。死，則送黃油於大小昭寺然燈；盡出死者所有物，半施諸布達拉寺；半售資爲延喇嘛讀經，（富者讀經至一年。）及一切熬茶供施之用。藏人葬法，有天葬，（碎尸肉飼鳥。）地葬，（碎尸肉飼獸。）水葬，（投尸水飼魚。）火葬，（焚而化之。）四種；葬時，皆延喇嘛誦經禱祝，或行秘密之法。

一、祠葬禮節；藏人以正月二月爲大祭月；正月元日，跳舞祭；二日，飛繩祭；三日，翻杆祭；皆於達賴宮中行之；侑以種種奇伎藝戲；六日至二十一日，大施

祭；於拉薩宮殿及甘丹別蚌色拉桑鳶四大寺行之；各處皆有喇嘛誦經；（寺內者爲內招，寺外者爲外招。）受施；（衆喇嘛席地跏趺，行列嚴肅，日供三餐，人各施以銀錢衣冠布椀等；此欸歲數十萬。）約數十萬人。十五日，（即上元日）燈祭；（懸燈於大昭寺以下歲。）十八日，驅魅祭；（是日，各寺喇嘛集於大昭寺，擁達賴登臺講經；號曰放朝；藏人數千里外來會，咸以金寶供養達賴；受則歡喜，謂得福云。）二十日，觀兵祭；（觀兵畢，喇嘛演送祟式。）二十五日，競馬祭；三十日，驅魔祭；二月十七日，舞蹈祭；（祭時，喇嘛演秘密術戲，極爲神妙。）當祭之月，藏人老幼男女皆至誠念誦六字明，身佩護佛，舍利，經卷，念珠，護符等，手持摩尼輪旋轉不息。

一、軍旅禮節；藏人於行軍前，必集喇嘛誦經行法，以期禳解；復有喇嘛隨軍

講說經法，以勵軍心；軍人病或傷亡，則喇嘛爲之行法祈禱；戰時，喇嘛及後備兵皆高誦六字明，以助戰士之威神。

第三章 西藏佛教之教育

西藏之教育權，悉隸於喇嘛；小兒能言，卽由喇嘛授以六字明（以是爲人類材能之倉庫，世界智慧之樞鍵，一切宗教之綱領，救度苦難之靈藥也。）少長，喇嘛擇其聰雋者，入寺；授以淺近經法，及文字，算學等；每年一試；精通者，授以深奧經典，及高等文學，術數，技藝；既卒業，甄其優勝者，升入甘丹別蚌色拉桑蔴四大寺受戒；學習秘密儀軌，爲托音齊；學成，貢於達賴班禪，灌頂受記，爲大喇嘛；或爲葛布倫。至呼必勒罕胡圖克圖，則自幼卽別擇道行高尚之大喇嘛爲之師，不與齊民等。

西藏佛教教育，組織統系，頗極完備；故藏人理趣高尙，文學優美，術藝精博者，至多；會當探考，著爲專篇，以資研究；茲不具述。

贅言

嗚呼！世之論佛教者，往往不知有西藏，豈不大可怪哉？佛教自釋尊應化，流布諸方；法會之盛，人天莫並；迨乎示寂，單傳直指，則祖祖相承，顯文密印，則師師互闡，蓋溯佛後之宏揚，印度實最先最盛；支那次之，日本又次之；而其消息也，則同時焉！獨至西藏，其興也，當支那日本之間；而其衰也，獨遲至千載之後；其擴張也，幾全被歐亞；則西藏法會，豈非佛滅已後之一大關鍵歟？夫世界之太平，必自乎人心；人心之轉移，必基乎宗教；宗教之美備，必首推乎佛！佛教之復興，必恃乎印度支那！印度支那佛教之興，必資乎西藏！則西

藏佛教之關係世界，其鉅且重爲如何也？像法既衰，根機滋劣，舍加持之秘法，相應之眞言，孰能轉衆生積習而開其本心者！是則尤非昌明西藏佛教，無能爲役！世之志於宏法利生者，盍亦留意於是哉？

西藏佛教史終

贊言



七四